
日本人對珍珠港事變的百感交集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202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80週年，雖然美國在夏威夷舉辦了紀念活動，但是傳媒只是低調地報道此事。畢竟，現在美國和日本是堅定的盟友，雙方的仇恨已經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沖淡，而且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，雙方更達到空前的緊密合作。白宮就著紀念珍珠港事件發文指出，美國感謝那個「最偉大世代」的人，引導「我國度過最黑暗的時刻，替國際制度打下基礎，讓美國得以將敵國轉變為盟友。」

紀念日前幾天，《日經亞洲》主編奧村重三郎發表了如下的評論，他表示自己對珍珠港事變真的百感交集，在事變之後，日本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日本人民從中承受了兩個嚴重的後果，首先，這次襲擊將日本污名化為一個不值得信任的國家；其次，美國人以偷襲珍珠港去合理化在1945年8月投下兩顆原子彈，這兩顆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造成了20多萬名無辜日本人死亡。

奧村重三郎又表示：2009年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並在捷克布拉格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演講，他希望世界能夠達到全面和平，再不會受到核子彈的威脅。在2016年5月，奧巴馬對廣島進行歷史性訪問，但期間他並沒有為美國向日本進行原爆而道歉。他希望有朝一日，日本與美國的領導人能像1984年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和西德前總理科爾那樣走在一起。那一年，法德領導人在凡爾登手牽手，象徵著將一次世界大戰的恩怨情仇拋諸腦後。凡爾登戰役是一次世界大戰中傷亡最慘重最，為期最長的戰役，這場戰役由1916年2月21日拖延到12月19日，法德軍隊總共投入100多個師的兵力，雙方陣亡人數約30萬6千人，受傷人數約40萬3千。

不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2016年日本前首相安倍訪問珍珠港時，並沒有為偷襲珍珠港事件道歉，他頂多對遇難者表示「誠摯而永恆的哀悼」。此外，奧村重三郎提及法德兩國的和解，事實上，德國領導人表達悔意的方式遠遠超過和對方攜手，1970年12月7日，西德總理威利·布蘭特(Willy Brandt)參觀了納粹德國占領波蘭時期華沙起義的紀念碑，獻上花圈後，布蘭特突然之間跪了下來，他在那個位置默哀了半分鐘。華沙起義發生在1943年4月19日至5月16日之間，我不知道為什麼布蘭特會選擇在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紀念日訪問波蘭，是不是在4月或者5月，但無論如何，身為一國領袖，他願意對死難者下跪，這無疑令人感到這是真誠的道歉。

我並不是說道歉是一項交易，若果日本首相沒有為偷襲珍珠港道歉，那麼美國總統也沒有必要採取任何行動；我亦不是說口頭道歉還不夠，日本首相應該好像德國總理一樣對死難者下跪。我只是想指出，奧村重三郎的評論代表了許多日本人的想法，要求美國為原爆道歉，背後潛藏的訊息是：日本所付出的代價太沉重，日本所承受的懲罰與犯下的錯誤並不相稱。1989年，日本導演今村正平製作了一部名為《黑雨》的電影，該片改編自伊布斯增司的同名小說，故事的中心是原子彈爆炸的後遺症。在影片的其中一幕，一名日本人大聲疾呼：「美國人已經穩操勝券，為什麼還要投放原子彈？」言下之意是，若果美國沒有必要用原子彈，這就是一個錯誤，這就需要道歉！

已經有無數倫理學家、政治學家、歷史學家討論過在二戰末期美軍是否有必要採用原子彈，筆者不想在這裏再重複那些論據。有趣的是，12月7日是珍珠港事變紀念日，而不是原爆紀念日，但奧村重三郎卻不是討論當時日軍有沒有必要偷襲珍珠港，今天日本首相是否需要為珍珠港事變道歉，反而將全部視線轉移到原爆。這是否有顧左右而言他之嫌呢？

2021年12月11日

原載於《加州版號角》

[更多資訊](#)